

憶
秋
白

憶 秋 白

《憶秋白》編輯小組編

一九八一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

封面设计：伍端端

忆 秋 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5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8}{16}$ 插页 4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0019·3176

定价 1.05 元

前 言

陆 定 一

瞿秋白同志，一九三五年在福建汀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他是中国人民的烈士。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五年。

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党和人民为他举行了葬礼。我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报告中，称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做的结论。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经过了二十五年，回头再看这个结论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诬蔑秋白同志是“叛徒”，甚至把他的墓也毁了。反革命集团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结论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了。本来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但因为同瞿秋白同志相处甚久，既然林彪、“四人帮”诬蔑了他，我就还有些话要说一说。

我最初看见秋白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在党的中央做宣传工作，我在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我对党内有斗争这件事，什么都不懂。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意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彭述之。这实际是反对陈独秀，因为彭述之

不过是陈独秀的代言人。

同年七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在武汉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瞿秋白同志主持了党的“八七会议”。这个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很重要。当时摆在党的面前，是两条道路。一条路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断送中国革命。陈独秀以及后来主要由共产党叛徒组成的托洛斯基陈独秀派，就是这样主张的。另一条路就是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这就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也要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裂，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南昌“八一起义”，武汉“八七会议”，代表党的这条道路。“八七会议”的功绩，是党在危难的时候，采取了正确的道路。

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在执行正确路线的时候，取得许多胜利，但是过了头，不讲条件，到处组织武装起义，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四个月就纠正了。党的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在理论上作了总结。

一九二八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到一九三〇年中，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我是青年团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于一九二八年年底到达莫斯科。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常相往来。这个代表团里，还有后来成为烈士的邓中夏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也有张国焘、余飞等后来成为叛徒的人。这个时期里，王明集团开始在莫斯科形成。这个集团自称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米夫的这种做法，是苏联共产党里自居为“老子党”的人，干涉别国内政，夺取该国党的领导权的极其恶劣的大国主

义作风的表现。这种手段，在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之后，现在还在用，而且发展到动辄用军事手段和阴谋杀人的地步，最明显的例子，如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的武装干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它的古巴走狗对非洲一些国家的武装干涉，经过它的越南走狗侵占柬埔寨和控制老挝，就是如此。米夫组织了王明集团，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这同林彪、“四人帮”的主张，说“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极其相象）。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来看，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后来，我国党内发生立三路线。一九三〇年，代表团全体回国。瞿秋白同志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认为它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正确的。

接着，米夫派王明集团回国夺取党的领导权，米夫亲自到我国来干涉我们党的内政。王明等人并非中央委员，米夫却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资格指定他们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结果四中全会选出了以向忠发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王明集团的几个首要人物是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不过是个傀儡。所以王明路线对全党的统治是从四中全会算起的。米夫和王明集团认为，立三路线是右了而不是左了，这是荒谬的。从此，瞿秋白同志在党内被打倒，

我在团内被打倒。我们二人的罪名，都是“调和路线”。四年王明路线的统治，使我们党所建立的苏区与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才把党和革命从覆灭的灾难之中挽救过来。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们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二十八个半”里的大多数同志，也或先或后在各种程度上改正了错误。只有王明和极少数人仍旧坚持错误。

自从一九三〇年回国以后，我就再没有同秋白同志见面。后来他和我虽然都在中央苏区，都在瑞金，也没有见面，而且有意避开见面，因为那是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王明的肃反路线是极其疯狂的。王明集团对我继续迫害，开除过我的团籍（后来不得已纠正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我随军队走了。秋白同志被捕牺牲。从此永别。

想不到的是，秋白同志在党内，生前受王明的打击，死后还要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但迫害老干部好干部，还迫害先烈。除了秋白同志以外，他们还诬蔑王若飞同志，甚至诬蔑彭湃同志，杀害他的亲属。林彪、“四人帮”罪恶滔天。

现在，在打倒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党中央领导下，冤案都翻过来了。这本书的出版，矛头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所以是一部好书。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夜于医院

目 次

前 言	陆定一	1
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		1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	周 扬	3
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	杨之华	9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羊牧之	63
怀念哥哥秋白	瞿铁群	101
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	沈 颖	105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郑振铎	107
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王统照	114
回忆瞿秋白先生	叶圣陶	124
一个革命智识分子的模范	胡愈之	126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回忆与随想	丁 玲	128
回忆秋白烈士	茅 盾	157
罗汉岭前吊秋白	曹靖华	162
秋风秋雨话秋白	萧 三	172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周建人	178
忆秋白	杨之华	189
怀念父亲	瞿独伊	229

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	李舜野 238
怀念秋白	李维汉 240
一次会见	郭沫若 247
纪念瞿秋白同志	吴玉章 249
怀念瞿秋白同志	马辉之 252
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冯雪峰 256
瞿秋白与鲁迅	许广平 271
一个深晚	史 平 285
鲁迅著作中的瞿秋白史料	289
追念瞿秋白同志	夏 衍 313
回忆瞿秋白烈士	郑伯奇 317
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	徐特立 322
回忆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	李伯钊 324
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	赵品三 328
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庄东晓 333
秋白同志永生	石联星 340
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刘 英 354
壮烈就义 气若长虹	温仰春 358
编后记	361

陆定一同志关于 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

同志们！

今天是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选择这个日子来安葬他的遗体，并对他表示我们的深深的悼念和崇敬。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是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二〇年曾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维埃俄罗斯，他是最早介绍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莫斯科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任弼时同志等在一起，为维护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驳斥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反苏反共的谬论，也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他同其他同志一起，在八月七日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正确方针。在这次会议上，他

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会后，他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〇年，他回到国内，同年九月，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曾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本文是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编者）

“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

周 扬

建国以来，我们正式悼念瞿秋白同志的活动，只举行过一次，那就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的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在那个仪式上，陆定一同志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同一天茅盾同志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的文章。

匆匆又过了二十五个年头。这期间，一位杰出的革命先烈，在离开人世三十年之后，也象我们许多活着的人一样，遭到了莫大的凌辱，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磨难。回忆当初我们怀着虔诚的崇仰之情，把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的时候，哪里料想到秋白同志的“寂寞身后事”会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四人帮”一旦被铲除，大家就立刻想起了秋白同志，为他身后所蒙受的冤屈愤愤不平。这个事实证明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功勋的革命家，中国人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秋白同志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从一九二三年初回国算起，他为中

国革命工作的时间，也不过是十二年。可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秋白同志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著述。他不顾当年环境的恶劣，个人遭遇的坎坷，竟能够以情文并茂的、数以百万字计的论述译作贡献给中国人民，表现出那样充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和喷泉般的不竭才思，这是多么令人惊叹赞佩的业绩啊！

秋白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异乎寻常的卓越贡献，固然这是由于他个人天资的聪颖，修养的深厚，治学态度的勤奋刻苦等等，但更重要、更根本的，还是因为他领受了世界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洗礼，有一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火热的心。他在早年所写的《饿乡纪程》中，曾经表达自己的志愿说：“我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这是秋白同志的心愿和誓言。当然，这条路不是秋白同志一人的力量所能够开辟的，但他是最早的开路人和领路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试探了自己的道路，锻炼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有多少风险，他坚持走到了底。他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敏感的文人学者，虽然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情绪，但他始终保持了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在敌人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秋白同志的革命的一生将永为人们所纪念。

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贡献。秋白同志在“五四”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当着他以记者身份在苏联实地考察两年之后，就彻底解除了对社会主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成长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初，秋白同志回国之后，首先就活跃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战线上，成为我们党早期的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他从事《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致力于介绍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为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做出了巨大的宝贵的努力。秋白同志对许多问题都有他的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当然，其中也不免包含着某些不成熟或不正确的论点。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后果，我们党内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秋白同志当时就反映了这种情绪，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秋白同志无论在理论上乃至路线上有什么错误，都是老老实实在明处，当着他不知道错误的时候他坚持，知道错了就勇敢地承担责任，绝不替自己辩护和推卸责任。后来他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但他对同志、对革命事业，仍然满腔赤诚，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毫不动摇，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秋白同志留给我们的理论著述，是一份很珍贵的革命遗产，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毫无疑问，秋白同志的论著中有不少见解，到今天也还是有生命力的。例如，他对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剖析，就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封建势力的“僵尸统治”，封建军阀、官僚买办，把宗法社会的旧道德，腐烂发臭的旧文化，奉为“国粹”，竭力加以维护。他指出，封建残余并不会一触即溃，它可以改变形态，比如，在“僵尸”的血液里再注射一些“欧化”的什么主义而使之复活。他指出，封建宗法的文化、道德毒化着中国整个社会，连商人也要兼作绅士，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已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气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秋白同志对中国封建宗法制认识深刻透彻，所以他对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我们党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他是毛泽东

同志、彭湃同志从事农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同陈独秀忽视农民运动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推荐和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白同志一方面认识到要想在中国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但是同时，对于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消极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到无产阶级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的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问题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既批判了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错误，又指出了必须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的危险。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为了彻底战胜封建势力，又必须教育农民，改造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封建主义的确是不那么容易肃清的。这除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久的原因之外，也与我们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分不开的。直到今天，我们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重温秋白同志有关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论述、有关克服革命队伍中农民意识的论述，并且大力加强这个没有完成的斗争，还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秋白同志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不朽功绩，是众所公认的。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三十年代初期，秋白同志与鲁迅先生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率领和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促成了革命文学的空前繁荣。秋白同志以重病之身，忘我奋战，在上海的短短三年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他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情反击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同时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

问题，他写了许多锋利的杂感，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译了大量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论著，并且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作了积极的努力。秋白同志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显得评价不足，只有毛泽东同志才第一次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作出了最正确的论断。但是应当承认秋白同志当时所阐发的文艺理论和他所从事的文学实践活动，比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来，的确高出了很多。尽管他有时不适当地贬低了五四新文学的成就，但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还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文化运动的进步传统，把我国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与他的贡献分不开的。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了有名的序言，对鲁迅作了公正的、科学的评价。鲁迅为了表达他对为革命献身的生前战友的沉痛而深挚的纪念，他搜集秋白同志的文艺论著编成了《海上述林》，使他的文章永垂后世。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光照千古的。当然，今天和那时相距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走过一段不寻常的曲折的道路，国际国内状况都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化，当年左翼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主张和论点，无疑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修正和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说，当年秋白同志所热情支持的鲁迅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开创性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秋白同志当年对于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把这一事业比作永远不会“盛极而衰”的“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他说：“地底下放出来的光明，虽然还很脆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

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秋白同志用他的生花之笔表达的革命理想，他对革命进程的预测，是多么清醒呵！他对于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念，又是多么坚定呵！

从秋白同志就义到现在的四十五年中，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文化运动，几经挫折，然而我们的力量确实得到了锻炼，我们“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共睹的伟大成就。当然，这工程还远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战士们，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工作，不正是为着实现先烈们“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这个宏伟遗愿而奋战吗！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努力攀登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高峰。为了这项崇高的事业，我们将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对于秋白同志等老一辈开路先锋最好的告慰。

（原载198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